

元結

竹居被廬

全唐文
卷三百八十二

元 始

竹居散塵

全唐文卷之六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目錄

元結

一
再攜土東

說楚何荒王賦

上

說楚何惑王賦

中

說楚何昏王賦

下

大唐中興頌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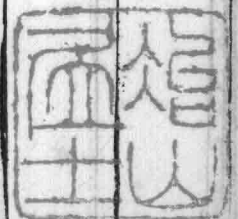
虎蛇頌

有序

問進士

中
文
東

賀廣德二年大赦表



賀永泰改元大赦表

辭監察御史表

請節度使表

乞免官歸養表

讓容州表

再讓容州表

謝上表

再謝上表

爲董江夏自陳表

爲呂荆南謝病表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

元結

結河南人天寶十三載進士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史思明功遷監察御史裏行進水部員外郎代宗立拜道州刺史進容管經畧使加左金吾衛將軍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說楚何荒王賦

止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

浮宮之所相用眾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
說湘江之流有礨有瀧其至險也實迴山如鬪斨壁若合
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峒咽峻束
噴潰觸沃衝回繁漩圯崖開谷故眾聲相喧積氣相昏蕭
闐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其中皆鬣禿鱗脫
眄腮嚅煦忽爲淵流瀛瀛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浮則有
厭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閒養鱗讓鬣休游施舒如此
之處皆曰魚都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阜
父其思隘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

洞庭可矣於是命造眾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眾釣所至淵
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舩龍殿當居史
端實靈巫鬼祝女司宮侍何荒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
宮有艫臺揭拔類擬天都薰珍鈿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爐
蕭渺清泠苾馥芬敷臣何荒王於此臺上與姪女嫖姝雙
歌閑徐娛然自娛宮有觴堂舩房舩館艫廊載戲兒奴妓
官諧奴內臣宮姥優倡及翫器不名戩維宮傍宮有聯艫
負土以爲艫囿囿多天草媚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舩之闕
仡偃解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

元寒然後始爲鷁城匝宮屯備文戰禁御嵒羅攢峙其餘
駭鯨之艤飛龍之舫鳧舩鶴舩羅宮上下者千里相望浮
宮可御而眾釣無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宮於都龍之漩泠
出洞庭之南漢將觀蠻師夷人與漁者試眾釣於沅湘會
泥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及見眾猶畜委
釣未施已滌洄淵狀周袤千里眾中之魚皆觸蹙鍛駭投
跳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
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鯢肘釣脍
劔鵬騰鶚躍潛深錯捺得怪魚狀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

聞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爲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爲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歸學而主君史証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爲浮司不爲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爲浮家共爲浮鄉者復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爲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爲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

浮宮眾鈞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
共亡此實楚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爲心指此
爲箴

說楚何惑王賦

中

寵王眊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甚妖怪也何故
不說寵王曰當必爲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
鼓實有天鸛扣之歌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
矣吾將購之君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
君誠不忘歟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閹嬖之

謀肆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
臣妾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靈女撫鼓而天顰不舞非靈
女引和而天顰不歌天顰舞一容化一分眇一祥檐一宛
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酎而不知所制天顰
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娛娛懿
懿若已耐昏而不知所至天顰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
始霽時雨天顰不歌舞臣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頽壞不主
嗚呼天顰惑人至此嗚呼天顰媚人至斯如有顰顙牲牲
輔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

不爲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嬖嬖嫩嫗及嬖
未笄將齧將齟將嬖將嬖將嬖可喜美者母姨負抱姑姊引提
詣於王宮字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爲天黿作宮分楚
國社陽爲黿黿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
其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咨冤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王
尚熙懷敷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溺於天
黿惑於黿黿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其令且云舞
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黿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
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

之封邑以爲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忘蠶織男忘耕
稼里開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鐘大呂生溺惑
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
笑大主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
今之所好則妖惡之物所爲又怪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
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
玉鼓與醜樂使閹尹抱天靈醜額鎖以金索繫於石人沈
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惛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爲浮宮醜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
有甚於是昔臣何愾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姦肆佞肆
兇肆惡臣何愾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歎曰於戲堯
實皐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并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
爲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裂封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
內人民悉奉我爲主欲世世臣臣此臣何愾王所云又謀
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
徧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
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爲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

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旣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鉗孤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讟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相與干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僞爲齊客給而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一風化跼蹐路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寡惇孤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對曰